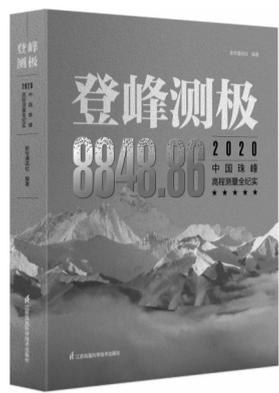


# 无限风光在险峰



《登峰测极：2020中国珠峰高程测量全纪实》  
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 
2023年12月  
新华社编著

青藏高原是地球之上最高的高原，也是最年轻的高原，其最高峰就是珠穆朗玛峰。这是大家都熟知的地理常识。但，珠峰是否一直就是这一名称？说她是最高峰，她究竟到底有多高？珠峰的高度乃至青藏高原这一世界第三极强的岩然存在，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而言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为何不同的国家会不约而同前赴后继攀登珠穆朗玛峰？难道仅仅是一项向极限挑战的体育运动？是一场关乎国家尊严与体面的竞争？新近出版的《登峰测极》一书对种种疑问作出回答，是一部令人信服堪称权威的关于珠峰测极的集大成之书。

《登峰测极》是一部科普启蒙之书。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漂移碰撞形成了青藏高

原，青藏高原拔地而起巍峨耸立成为世界一极地理奇观。她的存在，不仅是一大自然屏障，更是众多世界著名河流的发源地。这样的庞然大物，这样的山脉绵延，这样的河流纵横，这样的气象万千，她的高度还在变化？她的整体还在移动？她的冰川也在嬗变？了解这些变化，洞察这些内涵，于国家、于人类，都是重大课题，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。有人说，珠峰处于碰撞的前沿，也始终发生着长期性与随机性变化，是观察地壳运动和气候变化的晴雨表。该书明确告诉我们，从总体趋势上看，整个珠峰地区垂直向以每年大约4毫米的速率持续隆升，水平向以大约3厘米的速率向北京、长春方向移动，但珠峰在这样的运动之中是否会一直长高？因为珠峰位处地壳运动活跃地带，其垂直向的隆升变化还要经受另一种地质伟力的削减。若以每年大约4毫米对隆升速率计算，珠峰隆升60厘米，大约需要150年，而1934年发生的距离珠峰9000米左右的大地震，使珠峰下降了63厘米，足以抵消过去150年的增长。与此同时，地球重力作用本身也是限制珠峰永远长高的一大因素。现在多说气变、碳中和，就青藏高原的标志珠峰地区而言，也在持续变暖，气温逐渐升高，虽然它与青藏高原的平均升温率大致相当，但因升温幅度存在季节性和区域性差异，受此影响，珠峰地区的冰川整体萎缩。若冰川和积雪储水量减少，从长期来看，江河源头会慢慢走向枯竭，最终影响整个流域的气候和生态，也会给依赖

冰雪融水生活的高原居民带来生存威胁。因冰川的快速消融，珠峰地区的冰湖面积也在急剧扩张，虽然也有老冰湖消失，但就整体而言，新生冰湖的面积要大于消失的冰湖面积。冰湖、冰川、地壳运动，各类物种的存在，物候的变化，都不能等闲视之，都要科学而审慎地对待，而不能以其昏昏，如何使人昭昭？

《登峰测极》是一部解疑释惑之书。登峰测极，难度很大。有不少登峰者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，可钦可敬。当年，登临巅峰，不无激励弘扬攀登精神的意义，也是为国争光，当然也有科考内容。如今，科学进步，技术昌明，无人机广泛使用，遥感技术近乎普及，中国人已经步入太空，登临月球的嫦娥计划也在稳步推进。从苍茫太空俯瞰小小寰球，已经习以为常。在此情势之下，兴师动众，耗神费力，徒步登临巅峰，究竟还有无必要？该书告诉大家，技术再进步，还是需要人的身临其境，还是需要人的亲身躬行。珠峰峰顶大风多多，气流也不稳定，气温又很低，直升机和测量型无人机目前尚无法在峰顶如此恶劣的环境中飞行；况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使用机器人操作精密测量仪器的先例，峰顶作业更无可能。使用卫星测量？卫星测量是可行方案，但其精确度与大地测量方法相比，还是有相当差距。珠峰高程测量必须科学严谨，到目前为止，中国仍然采用传统测量与现代大地测量方法相结合，由测量登山队队员登顶实地测量，稳妥可行，令人信服。也许在今后，假以时日，这一方法会得

□王振羽

以改变。  
《登峰测极》是一部科学技术发展进步之书。小小寰球，板块漂移，桑田沧海，青藏高原自海洋中崛起成陆而又成高原。大致在310年前的1714年，康熙帝为绘制《皇舆全览图》而派人入藏进行勘测，也就有了朱母郎马阿林之名。此后是英国人的热情不减，不断试图登顶，还从恒河之滨遥测珠峰，还为之命名。曾有一《雅鲁藏布江传》还提到英国人考察此河流的一种漂木实验。《登峰测极》细说珠峰测极的过往与当下，中国人最终正本清源的艰苦过程，还有当年苏联与中国合作培训登山队员的历史，新华社记者郭超人就登顶成功的新华社通稿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登峰测极，科学考察，从当年的地质锤、罗盘、帐篷，到如今的极目一号浮空艇，从当年的登山队到如今的科考队，更有在21年前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挂牌成立，中国对青藏高原的科学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到如今，艰苦卓绝，坚韧不拔，从一顶帐篷到如今完备的综合观测研究站，物换星移，不断跃进，令人感慨万千。

多年前，我曾去过珠峰大本营，置身戎布河边，听着戎布寺内的风铃阵阵经幡飘扬，仰望珠峰，放眼四周，这一世界屋脊、亚洲水塔、地球三极，这一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、战略储备基地、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护地，与在这里站岗放哨的人民子弟兵攀谈，和这里的科考人员聊天，倍感在此坚守研究的意义重大，对此默默付出的人们更是油然而生敬意。

# 记录他们擦亮的角落



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  
上海人民出版社  
2023年11月  
张小满

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一书，是作者张小满对她母亲春香在深圳的生活记录，书中没有宏大的理想与未来，有的只是琐碎的日常与数字。数字，始终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线索，

母亲的工资、作者的房租、名牌上的编号、深圳的房价……一串串数字压在文中的每个人身上，也令读者感同身受——数字从未如此沉重，压在身上，令人喘不过气来。这种沉重感，是一种贯穿始终的压抑，是一种源自生活本身的不易；作者母亲在深圳找到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商场的保洁，月薪不过2500元，然而此时作者每月要缴纳的房租，就已经达到了6000元。

作者母亲来到深圳的原因，是她失去了原先的工作，没有稳定收入让她深感焦虑——对于大半辈子都在打零工供养子女的母亲而言，找不到赚钱的门路，就是她最焦虑的时刻。在作者“我帮你在深圳找一份工作”的承诺下，作者母亲坐上了绿皮列车，就此成为深圳打工人的

一部分。  
来到深圳后，作者的母亲春香一直在催促作者履行帮她找工作的承诺，但春香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，却并不是作者的承诺带来的，而是以一种乡土气很重的方式——不断地与附近每一个正在打扫卫生的清洁工、保洁员攀谈

得到的。

对于作者而言，与母亲在一起的生活是一种纠缠的、徒劳的、彼此负担而又彼此依赖的爱。在深圳出租房里的狭小空间里，她们时常互相争吵，理直气壮地用自己的生活观念“入侵”着对方的生活空间——尽管双方都知道，这背后的原因是对方那扭曲的爱。在反复地争吵与妥协之后，作者决定通过文字来缓和紧张的母女关系，这便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本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。

作者在书中向读者展现的东西，始终是真诚的、纯粹的，随着她的母亲不断带回岗位上的新故事，她写这本书的目的，也渐渐地从缓和母女间的关系，变成了记录下这些在大城市里挣扎的人物的命运。作者有意地避免了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而是“以诚实的姿态，去面对自己的出身”，这既是作者的，也是作者母亲的姿态——“与自己和解”。

书中提及了很多的人物，有着与作者母亲一样的清洁工，有着因为压力独自躲在厕所哭的女公务员，有着在镜子前反复补妆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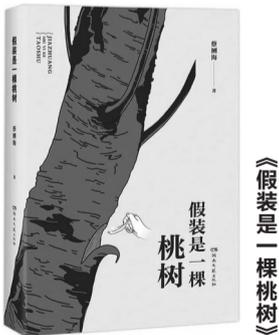
□赵昱华

女交易员……他们的收入、地位或许并不相同，然而在生活的重压之下，每个人又似乎是那么的相似——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，推动着那块名为生活的巨石。母亲就像是一个透镜，作者透过她间接目睹了深圳的芸芸众生；而这个透镜同样透视着我们每个人的命运：“众生皆苦”。

我想，在原先的“与母亲和解”与后来的“与自己和解”相继实现以后，作者选择将她和母亲的故事、母亲和众生的故事公之于众，是在有意地向读者暗示一种理念，这种理念，既是一种对自己生活的自省，也同样是对他人命运的一种关怀：不基于贫富、不基于“努力”与否，而是仅仅因为共同是人的同理心而已。

我很感谢作者张小满，把这样的故事和理念带给了每一位读者，我也同样感谢作者的母亲和书中那些有名字或没有名字的保洁员，这种感谢并非是传统的“勤劳”“无私”这样的赞美词眼，而是恰恰相反的，对其身份的祛魅，我想要感谢的，是他们愿意向完全陌生的他者展示自己的世界。

# 摘掉尘世中的伪善面具



《假装是一棵桃树》  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2023年10月  
蔡测海

“端午节那天，父亲来到学校。他那样子，一看就是个爹”。在《父亲简史》这章里，蔡测海这话既直白又深奥，一看就懂，但又意味深长：到底什么样的样子，才能一看就是个爹呢？想必答案装在每个人的心中。

在《假装是一棵桃树》中写到农村知识的贫瘠时，一只没电的手电筒，被他写出了恍若隔世的历史隔膜，“我不知道换新电池，以为它死了，机器也有寿命”。《牧歌》里写“和

父亲争吵，两个人一天没吃饭。生气可以当食物，生三天气，等于多种一丘田。一直生气，你就是一座粮仓”。司空见惯的家长里短，经蔡测海三言两语，顿时变得如此诙谐，如此深刻。

本书是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蔡测海三川半系列小说的汇编，全书共辑短篇小说23篇。蔡测海的这些文章内容丰富，大都取材于身边人身边事，他写了知识对权势的憎恶，写了支援三线建设的热血沸腾，写了外公解放前的特殊经历，写了渡船姑娘用“正”字渴盼心上人归来的动人故事，写了父亲的土匪经历……通过多种人物叙事，三川半风土人情的拼图日益丰满。按照蔡测海自己的解释，所谓三川半，指的是湘鄂川三省交界处，那里是他的老家。地理位置决定文化场域。三川半历史上虽偏处一隅，但仍屡遭兵燹，为糊口饭吃，有的人跟着队伍跑，后来才弄清各路队伍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蔡测海的文章一直独树一帜，既像散文，又像小说。他的文章就像是打开另一个神秘世界，不拘泥于传统叙事，语言简短怪诞，跳

跃性极大，必须细读深读，初读难察，细嚼意味深长。他不在意套路，文字都是他天马行空的信意行走。有时读来似觉费劲，放下对内容似乎所记不多，但脑海深处又死死地认定他的文字直白深刻。有时眼前不经意间会跃入几行字，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，如“跳房子的格子里是我，教室的格子里也是我。这许多格子，有的装着约束和理想，有的装着自由和快乐”。跳房子大抵是农村过去小孩的常见游戏，蔡测海从这种格子与教室格子对比中，悟出“理想”和“自由”，像是另一种“格物致知”。

三川半是蔡测海深耕乡土底层的窗口，许多细节世俗而又别具韵味。“我们乡下人，会在街市认一两门亲戚，有面子，赶街讨碗凉水喝”（《河东街事》）。喝水事小，展示这层关系事大。他对乡土怀有深深的情感。在《荒路》中：“几个屋场的人，一夜之间都搬走了。那些大屋，慢慢朽烂，瓦一片一片掉下来，后来房屋一齐倒塌，像山崩。老屋场变成地名，主人的姓氏藏在地名里。”热火朝天城镇化的背后，被掏空的乡村日益破败凋零，许

□禾刀

多老屋因人走屋空，乏人维护，耐不住风吹雨打，倒向大自然的怀抱。而地名，是过去记忆留下的最后倔强。笔者老家的村名，据传就来源于近千年前的岳飞抗金屯兵之所。

蔡测海对三川半乡野历史的打捞，力求平实。乡村里的人大都有诨名（即绰号），像猪鼻孔、四眼、刘驼子、吴矮子等等。须知，诨名并不一定是歧视或者敌意。曾在农村生活过的笔者至今还记得发小赐给本人的诨名，但搞不清来由。诨名体现一个人的特征，这种特征或是生理性的，或者缘于日常生活的归纳，但无一例外相当精准。乡邻对诨名似乎并不特别在意，前提是必须尊重辈分。

在乡下，有的人直到离开才能唤醒人们的关注。猪鼻子离开后，人们陡然发现生活中似乎突然被打开一个缺口，少了点什么。蔡测海笔下的人物朴实无华，没有任何粉饰，对他们的那些过往无论论是非，都是原貌呈现。或者说，他摘掉了那些尘世中的伪善面具，还之以本真：三川半的人们可能没有高大上的鸿鹄之志，但他们更在乎的是满满的烟火气息。